

那年，我是新兵蛋子

■王正强



图片由AI生成。

人人都说军营是大熔炉，依我看，这话太过斯文。军营更像一口高压焖锅，而我，在里面扎扎实实焖了三年。三年军旅，新兵连的头三个月最为煎熬，炉火最烈、压力最足，几乎将初入军营的我彻底淬炼重塑。

初入连队，我恰似一块山里头挖出来的生铁疙瘩，猛地扔进通红炉膛：先是整个人发懵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；而后是日复一日的严苛打磨，身心俱疲、倍感煎熬。

三年淬炼，总算磨出几分军人模样。时常回想新兵连那段难熬时光，我也曾偷偷怯懦、手足无措。可这份“怂”并非软弱，藏着新兵独有的笨拙慌张，更藏着不肯认输的韧劲，如同弹簧，压得越狠，反弹越有力。

1977年寒冬，竹溪县征兵办下乡征兵。那年我刚满十八，已在黑山寨林场做了三年林工。听闻征兵消息，我当即下定决心报名。走完目测、体检全流程，我静静等候消息，依旧每日上山劳作。

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正午，午饭时分，管账的张会计背着步枪匆匆赶来，当众高声报喜：“咱们林场小王，征兵全部过关，正式入伍当解放军！”

喜讯猝不及防，我瞬间大脑空白，哭笑失态，手足无措，只呆呆立在原地。直到工友轮番拍肩道喜，我才回过神，半晌才笨拙地致谢。张会计悄悄拉我，笑着通知次日去县礼堂领军装。满心欢喜激荡，我食不知味，匆匆收拾简单行李，林场老师傅老邓送我下山，三十里山路我脚下生风，一路快步狂奔，老师傅在身后连连呼喊，我也停不住脚步。

到水坪镇阎坝村等车，回望连绵群山，我挥手作别三年林场岁月、朝夕相伴的林木山河。寒风刺骨，刀割般拂过脸颊，我的心底却滚烫炽热，满是奔赴军旅的欢喜与忐忑。

县礼堂内人头攒动，一众青涩新兵列队领军装。宽大的军冬装穿在身上松松垮垮，却自带庄重气场，让散漫惯了的少年，下意识挺直腰背，青涩模样里，悄然生出几分军人的英挺。对着玻璃窗偷瞄自己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入伍当晚，县里剧团前来慰问。接兵的冀指导员借来剧团快板，路灯之下，抬手起舞、节奏铿锵。快板在他掌心宛若活物，转板时残影翻飞，如同打转的陀螺；抛板腾空数尺，翻身落下精准接住，一前一后交替抛掷，动作行云流水；推板轻飘而出，音浪缓缓散开，抬手又轻巧收回；腕花翻飞灵动，快慢自如；最惊艳当属背剑招式，竹板从肩头飞至身后脆响乍现，转瞬又绕回

掌心，潇洒得如同武侠侠客。一众新兵看得目瞪口呆，满心震撼。后来我们才知晓，指导员出身师部文工团，才艺深藏不露。这场即兴表演，恰似一堂生动的入伍第一课，让我们深知军营卧虎藏龙、能人辈出。

新兵连驻守汉江畔的古城，冬日狂风无遮无挡，凛冽寒风直透骨缝。每天清晨起床号准时响起，十分钟内完成穿衣、洗漱、叠被，节奏堪比打仗。我自由散漫惯了，频频闹出洋相：两条腿塞进同一条裤管、毛巾滴水直接糊脸，被子叠得软塌塌像发面馒头，对比班长方正的“豆腐块”，常常羞愧不已。所幸新兵之间互帮互助，青涩军营里，满是患难与共的温情。

邻铺战友温大国，身形瘦小、心性豁达，勤快善良。每日主动替我打热水、挤牙膏，休息日还包揽我的脏衣服。我则帮他纠正队列步伐、代写家书，少年相伴、彼此扶持，淬炼出最质朴纯粹的战友情。

论新兵连高光时刻，当属训练考核。我领悟动作快，队列、匍匐、刺杀样样上手快，考核稳居中上，还拿到一次连嘉奖，一张奖状被我视若珍宝，夜里睡觉都想抱在怀中。军营唱歌亦是硬核训练，讲究声浪震天、气势昂扬。冀指导员教歌细致耐心，逐字纠音、示范发力，一句“日落西山红霞飞”，唱出军人的热血豪迈。

我嗓门清亮、领悟较快，成了连队领唱。拉歌比拼更是我的主场，两军对垒，我带头喊口号造势，全连齐声呐喊助威，掌声吼声震得尘土飞扬。一场比拼下来嗓子沙哑，浑身酣畅淋漓。温大国总打趣我，拉歌时双目圆睁、青筋暴起，比纠正正步时凶狠十倍。

嘹亮军歌贯穿整个新兵连，驱散训练疲惫，凝聚集体心气。多年过去，训练细节渐渐模糊，可铿锵旋律、并肩高歌的热血画面，依旧清晰烙印心底。

三个月新兵时光，寒风砺骨、训练磨志、纪律修身，有狼狽窘迫的趣事，有并肩前行的温暖，更有破茧成长的蜕变。我褪去林场青涩，换上一身军装，在军营熔炉打磨蜕变，结识一群可以托付后背的战友。以磨砺铸风骨，以热血赴山海，成为我一生最珍贵、最难忘的青春印记。这段新兵岁月，苦中带乐，笑里藏暖，这般历练，一辈子都值！

今夜，我们是不褪色老兵

■杨荣彬 张清华

夜风裹着暑气扑面而来，刚从排练厅抽身而出，我心口的那团火，却烧得愈发炽热。

退伍三十七年，今天是我平生第一次，融入这群老兵与军嫂之中，真切触摸这场“庆八一”文艺排练的脉动。这场自发的相聚，没有上级指令，没有文件部署，只因几位退役军人在微信群里一声呼唤，便如山鸣谷应、一呼百应。我置身其中，像个怯生生的新兵，满心敬畏，被深深烙下滚烫的印记。

最动人的，便是那股子“野路子”里透出的“正规劲儿”。

来之前，我暗自揣测，自发组织的活动，难免会有些松散随性。可踏入排练场地的那一刻，我便愣住了。场地是老班长自掏腰包租赁，音响是大家从家中费力搬运，精巧的演出道具，皆出自军嫂们质朴灵巧的双手。最令人动容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兵，腿脚已然不便，却拄着拐杖笔直站立两个时辰，一遍遍打磨出旗动作，力求练出军人独有的锋锐气势。有晚辈心疼，劝他稍作歇息，他眼神坚毅、声如洪钟：“战场上有歇脚的空档吗？”

一语落地，全场肃然。那一刻，我豁然明白：无人发号施令，军人的标准早已熔铸骨血；无人监督考核，军人的尊严，便是所有人恪守的最高准则。这群来自五湖四海、不同入伍年份的老兵，再度相聚，无人甘愿输给岁月，无人愿意愧对那身早已褪色的戎装。

排练间隙，现场热闹得像沸腾的军营伙房。鬓发斑白的老兵们，为了一个动作、一招一式争得面红耳赤：“你这正步歪了，当年我们连长拿尺子量！”“得了吧，你那老黄历早翻篇了，新条令讲究的是这个！”众人嗓门一个赛一个洪亮，眼底的光芒却愈发炙热。

这边争论不休，那边军嫂们正挥汗排练《热血颂》。舞步间藏着常年持家的韧劲，歌声里载着半生守望的铿锵。未上场的军嫂们端着水杯驻足观望，不时笑着插话：“吵什么吵，再犟嘴，今晚通通没饭吃！”

可当排练乐声骤然响起，方才喧闹热闹的人群，瞬间归于沉静。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、利落干脆，目光锐利如鹰、神采凛然。嬉笑争执皆是情谊，只要一段旋律、一个音符响起，跨越数十载风霜的默契与凝聚力即刻苏醒。我这个初来的旁观者，看得鼻尖发酸、心底滚烫。

如果说老兵们撑起了整场演出的骨架，那军嫂们便丰盈了整场排练的血肉。谁准时到场、谁携带道具，哪位老兵腿脚不便需要添置座椅，哪位战友记忆衰退需要专人提醒走位，大小琐事，全都记在军嫂们的小本本上，一笔一画，皆是深情。

排练间隙，她们穿梭往来，递水、擦汗、整理衣角，口中念叨着“后勤保障必须跟上”，眼底满是对老兵的疼惜。一位军嫂与我闲谈：“你是不知道，这些老家伙平日里沉默寡言，一听说战友相聚、要为八一登台，那眼里的光啊，能把屋子都点亮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把他们这点念想，拾掇得漂漂亮亮的。”

我一时喉头哽咽。这哪里是一场简单的节目彩排，这是一群老兵，以最庄重的方式祭奠滚烫军旅青春；而相伴半生的军嫂，始终稳稳伫立身后，用半生守望与付出，为他们撑起一方安稳温暖的天地。

这场相聚，也让我从疏离的“我”，彻底融入了温暖的“我们”。

初来之时，我局促地站在角落，只是一名怯生生的旁观者。一位慈眉善目的老班长缓步走来，递上水、递上烟，语气平和如家常：“来了就是自家人，别生分。咱们房县地方小，可穿过军装的人，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家。”

一句朴素话语，瞬间融化了我心底的疏离。我从角落走向排练场中央，从细碎低语，变为放声高歌。渐渐有老兵唤出我的名字，即便彼此尚未全然熟识，可被这群赤诚战友接纳、包容的踏实与温暖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
这便是房县的老兵。没有组织，他们自己就是一座营盘；没有命令，一声“战友”，便是最动人、最嘹亮的号角。

返程途中，晚风猎猎拂面，我心头却温热滚烫，如同揣着一炉炭火。“八一”盛会的帷幕尚未正式拉开，可赤诚军魂的星火，早已在排练厅燎原，在我胸中滚烫。待到正式演出那日，我定会站在台下，倾尽热忱，为这群可敬的老兵热烈喝彩。

晚安，我敬爱的老班长们。晚安，我可亲可敬的军嫂们。

今夜入梦，定然军号嘹亮、军魂灼灼。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wbzw@163.com